

小叢說刊之十六

禁園情淚

柯朗寧著
陶爲翼譯

禁園情淚

中華民國五十四年元月初版

中華民國六十四年六月三版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著者：柯朗寧

譯者：陶爲翼

出版者：光啓出版社

(400) 臺中市忠孝路197號

郵政劃撥：中20479號

登記證：行政院新聞局版臺業字第0084號

發行者：鄭聖冲

經售處：臺灣各大書局

承印者：廣益印書局

(400) 臺中市北屯路286號

定價：N. T.

小 說 叢 刊 之 十 六

禁 園 情 淚

柯 朗 寧 著
陶 為 翼 譯

NOVELS SERIES No. 16

THE SPANISH GARDENER

by A. J. Cronin

Translated by Wei-Yi, T'ao
Archibald Joseph

Scotland

禁園情淚

柯朗寧
陶為翼
譯著

目次

譯者序	五
第一章	七
第二章	二一
第三章	三〇
第四章	四二
第五章	五五
第六章	六二
第七章	七三
第八章	八六
第九章	九一
第一〇章	一〇九
第十一章	一二〇

第二章	一三三
第三章	一四二
第四章	一五五
第五章	一六二
第六章	一七五
第七章	一八六
第八章	二〇二
第九章	二一二
第十章	二二六
第十一章	二三五
第十二章	二四七

譯者序

若說父親是一個家庭的首，那麼，便該把母親比作心臟；身體離了首，固無法生存，同樣，沒有心臟，也不能將生命維持下去。家庭也是如此，離了父親，固難以維生，但一個沒有母親的家庭，便不能稱之謂「家」，因為它已失去了家庭的心臟——溫馨和慈愛。

尼哥拉就是在這沒有溫馨和慈愛的家庭中，被父親扶育起來的；他雖想勉力從父親那兒，尋回失去的母愛，父親雖也曾盡力設法補償孩子的這一缺陷，但嚴父畢竟不是慈母，勉強的結果，却釀成了由心理反常所產生的悲劇。

一個悲劇的產生，往往總是免不了要有致成悲劇的中心人物，由於他的無辜犧牲，而引起人們的同情與共鳴，不禁爲他一灑同情的熱淚，並如身臨其境般地，乞願上蒼能對他的平白犧牲，賦與相稱的賞報。

園丁約瑟，那和藹可親，心地善良，待人誠懇的青年，就是這個故事裏的代罪羔羊，在父親心理反常的憐愛下被拘束的尼哥拉，期望能藉這青年的正常友情和鼓勵，恢復他常人的生活，如一般孩子一樣地歡蹦亂跳，享受真正的童年樂趣。豈知却爲父親的猜忌和頑固所不容，他強逼約瑟登上死亡線上的列車，做了他反常心理的犧牲。

至論加西亞，雖是一個極其卑鄙、刁獪、無耻的歹徒，却也委實代表了不少現社會中，貪職妄法，媚上欺下的頑劣之輩；他們惡貫滿盈，罪該萬死，反能徼倖逍遙法外，仍是四處恣意橫行，豈非上天獨厚了他們？——不，上天對人類的賞罰，並不是完全在於現世，而是在於死後的永生。

故事當然祇是故事，然而，在我們現世的生活中心，無可否認地，悲劇仍在屢次繼續不斷地發生；爲了能使悲劇減少，便該及時遏止足以造成它的機會。倘如勃蘭德與他的妻子梅芮媽，雙方若能彼此諒解，這個齊全美滿的家庭，也不致弄得支離破散，孩子自可獲得愛的滋潤，災難也就不致波及到無辜的園丁了。

譯者拙於筆潤，對 Bronin 先生的原著，恐未能逖譯到盡善盡美的境地，但願能藉這拙譯的傳達，至少可將該故事的寓意，介紹給讀者。

最後我要說的，是請「時音」的讀者鑒諒，因本書在該刊連載期間，光啓未便將它列入五三年度出版計劃；本此，當「時音」因故停刊時，亦無法變更光啓全盤大計，提前印行，致使看連載的部分讀者，曾先後來函相詢；光啓朱社長勸德神父，有鑒於此，特將它置於五四年初，首先付梓，以助我聊表對愛惜本書「時音」讀者的補償。

第一章

一列滿載旅客的火車由巴黎開出，經過一夜不停地奔馳，跨越法國南部邊界，進入了西班牙，停靠在波烏港站時，已與原定時刻相差了四十分鐘。長途的勞頓，旅客個個都面露倦容，摩肩接踵地從車中魚貫而出；不一會兒，月臺上便成萬頭鑽動的人叢。一個腳夫提着兩隻皮箱，慢條斯理兒地穿過隧道，向另一月臺走去，在他後面緊跟着一位中年紳士，和一個約有八九歲的男孩，他們父子是剛由巴黎來的外鄉客；紳士邊走邊操熟練的西班牙語催促着前面的腳夫，三人方要走出隧道，另一月臺邊那列開往巴塞隆納的午前僅有班車，已緩緩前進了。

時間已是午後將近五句鐘，在拍拉瓦海岸輕便鐵路路上，僅有兩節車廂的列車隆隆地朝向它的目的地——巴塞隆納——風馳電掣般地疾駛着。父子兩人坐在車廂的一隅，風塵僕僕，顯得十分疲憊；紳士更是一副不耐煩的樣子，但仍能關切地凝視着坐在對面的孩子，孩子也以熱情而膽怯的目光竊視着父親。

「尼哥拉，你覺得還好嗎？」這句問話，已是那位紳士在旅途中所重複的第三次了。

「爸爸，我覺得很好。」

無情的機車在一聲刺耳的長鳴中，把他們父子拖到了一個荒涼的車站前。紳士牽着兒子的手，步下車廂。父子二人像是兩匹跋涉長途的倦馬，力盡筋疲，巴不得立時就地而臥。一個青年，穿着一套不太合身的西裝，那顯然是由於翻洗後縮水而致。起初，紳士尚以爲他或許在哪裏見到過他，及至走近看時，才知道那是出於誤會。青年襯衣的硬領下繫了一個橫領結，頭上戴着一頂黃草帽，站在軋票口外的一輛灰色座車旁；車前的冷卻器上，插有一小面美國國旗，這爲他們父子正是一個最好的標記，青年人見他們走向坐車時，便携同司機一起急忙迎上前來。

「是海凌頓·勃蘭德先生嗎？……久仰，久仰。我是領事館的亞爾溫·德克，上午我們已來過一趟了，沒接到您，實在覺得抱歉。」青年自我介紹畢，便轉向身後的司機說：「加西亞，請你把領事的皮箱搬到車上去！」

「是。」司機是一個十足西班牙式打扮的青年，穿了一件羊駝絨夾克和一條斜紋粗布褲，腳上是一雙褐色而尖端略微上翹的布鞋；粗黑的皮膚，健壯的體格。

勃蘭德見到了那輛敞蓬轎車，他旅途上所積慮的一些鬱悶逐漸消失。車子是一輛美觀大方的福特，電鍍部分擦得光亮照人，用白黏土研磨的輪胎，和新換洗的坐套，潔白無疵。司機將皮箱提來，站在一旁，等候主人的命令。勃蘭德的個子比其他三人都高、都大，祇是

略微有些僵僵，長型的臉孔呈現着病黃色，鼻樑兩側有深深綹紋，一副倨傲的官僚架勢。

「希望您對您的新邸能感到滿意，」亞爾溫說，「過去東尼先生有他自己的隨員和僕人；您這次上任，在這方面，我已盡了最大的努力，爲您找好了兩個人：加西亞，司機兼管家……」他略放輕了嗓音，「是經人特別推薦的。再有就是他的太太瑪大利娜，聽說她是一個廚房中的能手。」

領事輕輕點了點頭，沒有表示意見，祇淡淡地說：

「我們可走了吧？」

「是的，勃蘭德先生。」亞爾溫迫不及待地回答。

車子駛進了市區，這位新領事那兩隻好奇的眼睛，不停地左顧右盼。這裏即將成爲他今後數年的旅居之地。他的手，在蓋氈下仍緊握着兒子濕潤的手指，好像在盡他保護兒子的父職。

這個小小的市鎮，看起來似乎還不像他所想像的那麼惹人憎厭，以致無法居住。他們的車子，在初春的夕陽下，正沿着一環形的水池，緩緩開行。水池週圍，以淨砂鑲邊；街燈柱間的空草坪上，種有高大的亞拉毗亞樹，雖是亂七雜八的漫無秩序，倒也另成一種別緻的格調；廣場上的鳳凰木，開滿了火紅的鮮花，噴泉夾雜其間，噴淋着環在它週圍的艷麗花朵；

金黃色的音樂堂，在一座塑像前閃閃燦燦，發出耀目的亮光；乘客從一輛「老爺巴士」中歡躍地走出來，到處飄逸着一片悅人氣氛。一座粉飾着淡紅色的教堂，端立街心；堂頂中央蓋以紅瓦的鐘樓上，矗立着一座高大、鏽暗的十字架，直入雲端，異常雄偉。走過教堂，在幾家七零八落的中型商店中，有一家咖啡廳，門前撐起一張藍白相間的條紋遮帳，已被風雨和日光摧殘得破舊不堪。這條街的盡頭，靠近港口，是該地的商業中心，景緻優美，空氣清新，據亞爾溫說，這就是美國領事館所在地。

這怎麼可能呢？不……眼前的這一切景象都不是他所能接受的；那嘈雜、骯髒的碼頭，居然要成為他的工作場地；他大部分的時間都需要消磨在這裏，這怎麼能使他忍受呢？——那幾陷於半停頓狀態中的碼頭，除了只能做幾樁小生意：像什麼肥料、軟木樹皮、橄欖油和塔拉哥納醋以外，再不會有些許商業上的價值。兩隻平底渡船，停泊在港灣內，幾名水手，懶洋洋地裝卸着木桶。

觸景生情，領事的舊愁復發，陷於煩悶的沉思中。唉！這究竟是爲了什麼呢？在這人生短促的歲月中，經過了四十五年雨雪風霜的他，已在歐洲孜孜不倦地爲國辛勞了十五個寒暑，莫非這裏就是他工作途程上的最終站嗎？像他這樣人格清高，又頗賦智慧的人，若以資歷，年齡來論，政府早應在巴黎，羅馬或倫敦，爲他安置一個較爲合理的職位；哪想到在諾

曼底有名的沼地亞爾維亞，歷盡了十八個月的艱辛困苦後，本期望在這次人事的更迭中，能獲得一絲補償，却又被派遣到這麼一個叫做什麼聖喬治的鬼地方。使他更痛心的是那位東尼先生——他的前任，他比他小三歲，閱歷當然也不會比他淵博，為什麼竟陞任爲馬德里大使館中雷頓·貝力大使下的一等參事呢？

車子已遠離市區，爬上一條彎曲的砂路，路兩旁種着高大的有加利樹；遠方的景物，由山上望去，盡收眼底。尼哥拉興致昂然，高興得遙指着遠景喊叫起來：

「爸爸，您看這兒不是很美麼？」

山脚下，地中海安閑地靜臥着，汪洋一片；一座瘦長燈塔的塔底岸石，被海浪沖激着，汨汨作響。北面，羣山屹立，在蔚藍的空際中，可以看到它們的雄姿，綿延起伏，最爲壯觀。空氣裏充滿了清新的海水腥鹹，和草木的清香味。再向前去，便是一座蓋有紅瓦的樓房，在它的進口處，立有一根石柱，上面寫着端正的「幽墅」二字，字體已模糊不清。一種含羞草科的植物，莖蔓叢生，編織成一面網罟，幾將房屋全部遮掩起來。

「你喜歡嗎？」亞爾溫轉向孩子，聲音略含期望和不安。尼哥拉這才知道此處即是他的新家庭。在他短短九年中，他經歷過不少次的遷徙，因此，本能的已失去了因新環境而所能引起的驚奇之感；但這一古老的房屋，充滿着荒蕪的風味和莊嚴的幽僻，這對他卻是一種

不尋常的誘惑。領事如今也好似同兒子有着一樣的感想；那是在他們的車子行至砂石路面上，車輪下發出「沙沙」聲，和他們步下車子時，由他那銳利鑑別事物的眼光中所察覺出的。他的態度也由冷漠逐漸趨於溫和。

摩爾式的房屋，是用本地的黃砂石所建，現今已蛻變為輕淡的琥珀色，弧形的門廊和硃砂瓦的屋頂前，突出一個平臺，外觀格外別緻。樓上的櫺，在寬大的走廊上全部敞開。茂密的山藤和纏葛的葡萄枝，蔓延叢生，其間夾雜著一些紫丁香和金雀梅。左面是一個略顯荒蕪的庭院，長滿了青綠的蘚苔，由此可通往馬廐和幾間附屬的小房；再過去，就是花園。

「房子是有些年代了，」亞爾溫望着他上司的面孔，頗懷歉意地說，「恐怕還有些小地方欠缺修理；哦，有一點，或許會使您尤感不便：這裏沒有電燈，只用瓦斯。不知道為什麼東尼先生對它獨具好感，他認為能用瓦斯真算是他的福氣不淺。事實上，附近很難找到靠近領事館的合適房屋，這裏我們與房主簽有長期租約，其中包括……」

「喔，」領事簡短的答聲遏阻了亞爾溫的話。略挺前胸，振起臂膀，勃蘭德踏上了通向門廊前正門的矮淺石級。大門是敞開的，一個身着黑色衣裙的中年婦人站在階上，由亞爾溫的介紹，知道她就是瑪大利娜，特地守候在這裏迎接他們的。

一進門就是正廳，以各式各色的石塊鑲嵌成美術圖案的地面，給人一種涼爽、高雅的感

覺；廳的一邊是餐室，另一面是客房，有兩扇小門與正廳相通；裏面都是十七、八世紀的老陳設，黃褐色寬大的螺旋式樓梯，盤曲而上。領事雖疲乏得難以自支，可是他深知什麼是他的權利和職責，於是鄭重其事地走上樓梯，對上面的房間作一番審視。房間很多，無論如何他和他的兒子是佔用不完的，即使偶爾有幾個客人來，也足足敷用。鑲邊的衣櫃和保險箱，套着金黃綴綿坐墊的椅子，一條繫有繆綫的鈴索，垂懸在一面褪色的天鵝絨帷幔邊，就連長廊上瀰漫的一股輕微的朽霉的傢具氣味，都甚中悅他的感官。他那大批的行李運到時，還有可以充作他的書房和古玩房間；他那些寶貴的書籍和稀世的古玩，都是他這些年來，辛辛苦苦由各地蒐集來的珍品。

巡視完畢，回到廊前，由他喜悅的面容上，可知他內心對這座古屋，很是滿意。亞爾溫那雙褐色的眼睛裏，這才閃出一道輕鬆的光芒。

「勃蘭德先生，我相信每件事都還能稱您的心意吧？——說實在的，我已盡了我最大的努力，設法使它盡善盡美；可是，時間過於倉卒，東尼先生剛走沒幾天，您就到任了。」

「是呀，」領事的回答雖簡短，但聲音十分柔和，好像其中還蘊有一種難以道出的隱情，他深知對待下屬的政策，絕對不能隨意稱讚他們；嚴厲的政策，可以避免養成過從甚密的害處。況且他對這一位穿着不合身衣服——坦白說，在腋下已扯破了一個大洞——的青

年，早已懷有戒心，除了在社交上必須的往來外，最好還是敬而遠之。亞爾溫無聊地站在一旁，拿着那頂草帽不停地把玩着，好似在期待主人能延留他片刻，哪怕只是一杯櫻桃酒的時間也好，但勃蘭德却很有禮貌地伴引他走向門外，並十分肯定地說：

「德克先生，我們明天到領事館再談吧！」

「很好，很好，勃蘭德先生。」

「你一向都會在九時前上班吧？」

「當然是的。」亞爾溫的臉上頓時緋紅起來，準備離開，但剛走到階前，轉念一想，忽又躊躇住了；他那副令人憐憫的相貌，迫使尼哥拉在旁用祈求的眼光，悽然望着他的父親。亞爾溫欲言又止地喃喃說：「恕我膽敢冒昧地請您賞光到舍下嗎？我就住在加萊路，地方雖小，但我和我的太太，早已把它依照貴國的古老方式佈置好了，專誠爲歡迎您光臨的。」

領事很有禮貌地答允了他，但亞爾溫一走下石階，他吸了一下嘴，表示出一種輕蔑的態度。關於他愛國的忠誠，沒有人敢否認；可是現在他因受了歐洲文化的薰染，已變成一個「歐洲通」——更好說是一個徹底以四海爲家的「世界公民」。無怪亞爾溫那天真的話語和誠樸的憨態，祇能使他以一笑置之。

時針指向七時，父子已是饑腸轆轤，加西亞適時前來通報說，晚餐已準備好了。使人驚服的是：他好似能預知主人的心意。

寬大的餐廳裏，父子分坐在一張彫刻精緻的長餐棹兩端，各端擺好了一份餐具，當中放置着一尊銅製燭臺，幾支蠟燭閃耀出微弱的光芒，兩人開始在他們的新家庭裏享用第一餐飯。

用餐時，領事的思想，大部分在擔憂尼哥拉的疲倦，因此，他一直緘默無言；但這豐盛的晚餐和慇懃的服侍，這柔暗、涼爽、高潔的餐廳，所造成的悅人氣氛，已逐漸使他的精神由緊張轉為輕鬆，將他白日心中的一切鬱氣驅除殆盡；一對沉思的眼睛，隨着管已準備好了轉移，最後終於衝破了緘默的柵欄，略微提高了嗓音問說：

「你是不是叫加西亞？」

「是的，勃蘭德先生。」

「一向都在聖喬治嗎？」

加西亞挺直身體，泰然自若的面孔，沒有一絲動靜；燭燄閃爍的微光，映着他那雙毫無表情的眼睛：

「不是的，勃蘭德先生；我曾走遍很多的大城市，也常是跟隨些要人們；就拿到這裏前的一次來說吧，我便是在馬德里跟隨着底·俄斯塔。」